

吳佩孚

英雄再出
吳佩孚提要

吳佩孚氏。爲我國現代唯一將才。已爲一般人所公認。本書於其以前所建之勳業。與此次出山前後之詳情。以及生平軼事。編分項別。言之綦詳。雖曰野史。實足爲他年作正史者之參考。其上卷上下兩編。以小說之筆。寫奇詭之情。尤爲生面別開。引人入勝。當能博得一般讀者之同情。

英雄
再出

吳佩孚目錄

上編

卷上 吳佩孚之岳陽休養

(一)	將軍無恙……………	一
(二)	此妖夢耳……………	二
(三)	遷地爲良……………	三
(四)	詩中有畫……………	四
(五)	卽席揮毫……………	六
(六)	佳賓雲集……………	六
(七)	春滿華堂……………	八
(八)	蓬萊三傑……………	九

卷下 吳佩孚之東山再出

九	赫然斯怒……………	九
十	慰之憂思……………	一〇
(一)	戰訊傳來……………	一
(二)	環請出山……………	二
(三)	東山再出……………	三
(四)	舊雨重逢……………	五
(五)	就職大典……………	六
(六)	臨別贈言……………	七
(七)	諸君休矣……………	八
(八)	醉後豪語……………	九
(九)	宣示方針……………	一〇
(十)	勝算必操……………	一二

下編

卷上 吳佩孚之歷史

第一章 讀書養氣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幼年勤學……………一

第二節 秋闈不售……………二

第三節 棄文習武……………四

第二章 一舉成名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反對帝制……………五

第二節 奉命出師……………六

第三節 親赴前敵……………八

第三章 坐鎮湘南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註節湘南……………九

第二節 提倡和議……………一一

第三節 仇視賣國……………一二

第四節 規劃青島……………一三

第五節 對付外交……………一四

第六節 堅請撤防……………一六

第四章 推倒皖系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痛惡安福……………一八

第二節 保定會議……………一九

第三節 力敵小徐……………二一

第四節 大敗皖軍……………二三

第五節 請懲罪魁……………二五

第五章 規劃川湘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血戰湘軍……………二六

第二節 進據岳州……………二七

第三節 大敗川軍……………二八

第四節 凱旋回省……………二九

第六章 戰勝奉軍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反對梁閣……………三〇

第二節 對奉計劃……………三三

第三節 血戰七日……………三七

第四節 大勝奉軍……………四〇

第七章 坐鎮洛陽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雍容坐鎮……………四一

第二節 經營粵局……………四二

第三節 巡閱三省……………四三

第四節 力謀統一……………四四

第八章 奉直再戰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奉召入京……………四五

第二節 軍務會議……………四六

第三節 二次討奉……………四七

第四節 作戰計劃……………四八

第五節 宣布主張……………四九

第六節 內部變化……………五〇

第七節 翩然下野……………五一

卷下 吳佩孚之軼事

一 吳佩孚用計懲武夫……………一

二 吳佩孚出獵遇遊手……………二

三 吳佩孚絕糧得天助……………三

四 吳佩孚戒酒絕嗜好……………四

吳佩孚 目錄

五	吳佩孚相馬其異術……………	六
六	吳佩孚雪夜贈寒衣……………	七
七	吳佩孚單騎探敵營……………	八
八	吳佩孚受金辱使者……………	九
九	吳佩孚祝壽做貪官……………	一〇
十	吳佩孚演說醒愚民……………	一一
十一	吳佩孚教民墾荒土……………	一四
十二	吳佩孚入夢殺奸人……………	一五
十三	吳佩孚步月慰士卒……………	一六
十四	吳佩孚酒酣譏市僧……………	一八
十五	吳佩孚解囊恤災民……………	一九
十六	吳佩孚通電詆代表……………	一九
十七	吳佩孚含冤聞警報……………	二〇

四

十八	吳佩孚失意振精神……………	二二
十九	吳佩孚逃席避說客……………	二二
二十	吳佩孚對客談時局……………	二三
二十一	吳佩孚含怒見湘使……………	二三
二十二	吳佩孚講和登兵艦……………	二五
二十三	吳佩孚揮淚斬將士……………	二五
二十四	吳佩孚凱旋賦悼亡……………	二六
二十五	吳佩孚正言拒西女……………	二八
二十六	吳佩孚嚴詞斥佞臣……………	二八
二十七	吳佩孚閒居談易理……………	二八
二十八	吳佩孚臨戰作壯言……………	二九

英雄再出 吳佩孚上編

卷上 吳佩孚之岳陽休養

(一) 將軍無恙

湘鄂接壤之處。有雞公山焉。峯巒蒼翠。林木蒼鬱。爲慶賓勝地。每當夏日。西人輒往避暑。裙屐如雲。一時盛事。迨夫金風送爽。新涼乍生。始各賦歸去。於是此熱鬧之場。一變而爲冷寂之所。於斯時焉。忽有一人。于于然來。似與衆人異其趣向。不暑之避。而惟寒之是消者。角巾布服。意態蕭然。旭日初升時。輒見之於野間田畔。間遇黃童白叟。亦以笑靨相迎。有時作語問答。閒話桑麻。狀殊和藹可親。惟雙目炯炯。輒注人面目。間不稍瞬。殊令人對之。中有所懾耳。然此果爲何許人。且何爲來此。則初無一人知之。有假作解事者。則曰。此必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畏俗世之塵囂。而來小隱於此耳。吾觀其吐屬雋雅。殆又爲文士也。或駁之曰。不然。其人外觀雖溫文爾雅。而雙目炯炯作光。豪氣內蘊。殊不類乎文士。以余度之。殆爲解甲歸田之武人歟。然此二說。終無由證其孰是孰非。則有好事者。俟其流連興盡。蕭然歸去之時。暗尾其後而偵之。度峯越嶺。竟至山巔。乃有一宏大之別墅。見於前。其人翩然逕入門中去。再窺之。則有荷槍之衛士。

四守於門前。見其人入。則舉槍致禮。狀至恪恭。羣乃駭然遁。相顧而嗜曰。此人大有來歷。其官階或且與城中之團長等。不然。何與團部門外之情形同。亦有荷槍之衛士駐守耶。比驚魂稍定。又廣爲刺探。始知此人之官階。甯特與城中之團長等。高出其上且倍蓰。蓋卽名著寰宇。不可一世之吳大將軍。是其率隊上山時。乃在午夜。故山中居民。都懵然未之覺耳。至是。此消息乃遍傳於外人。咸舉之爲談助。輒額手相慶曰。吳大將軍無恙。吳大將軍無恙。

(二) 此妖夢耳

孚威之真相。既爲人所窺破。每晨外出散步。殊不復能如前之自由。輒有頑童村婦。以及好事者流。羣馬追躡於其後。指而目之曰。此吳大將軍也。此吳大將軍也。其頑劣者。則更作戲謔之詞曰。將軍之冠斜矣。何不正之。將軍之履敝矣。何不易之。孚威殊厭其驚擾。然無如之何。則亦由是杜門不出。蛰蛰者流。於是又曲爲猜測。以爲將軍殆病矣。久之。此說始息。一日者。孚威自門前小步歸。精神不屬。爲狀殊憊。竟伏几假寐。瞬息間。此身騰空而行。逕至一處。崇樓傑閣。似曾經歷。但苦不能憶其處。頃之。始恍然悟曰。此非延慶樓耶。更睇視之。則延慶樓三字之匾額。果赫然現於前。此心乃躍躍然動。念余自奉命討奉以來。中更巨變。不與曹公相面。蓋已數月於茲。今者幸得至此。當一覲見。不知曹公近狀若何。亦如報上所載。憔悴

非復人狀耶。遂入之。歷門數層。闔焉無人。至堂中。一人兀坐其上。面目黃瘦。憔悴可憐。則卽其息。息未忘之。曹公也。急趨前行軍禮。曹亦已見之。卽狂躍而起。前握其手曰。子玉無恙。子玉今茲來此。特義師已至京師。欲引我出險耶。孚威方欲致答。而門外喧聲大起。似有多人奔來。旋即見一軍官。率兵士十數人昂然入。厲聲向曹曰。若一靜聽國民裁判之退職總統。乃敢與外人交通耶。今已爲府中所聞。特令我來繫若去。行見置若於斷頭台上耳。曹已卽欲拘之去。孚威前阻之。不聽。乃相格。終以衆寡不敵。聽其將曹繫之而去。此軍官復迴面孚威曰。我敬將軍爲當世英雄。不敢向將軍行非禮。願將軍爲國自重。自建勳業。毋庇此庸奴焉。孚威厲聲叱之。目皆盡裂。遂一驚而醒。則固一夢也。時參謀長白堅武適來白事。孚威乃以此夢告之。頗以曹之安危爲慮。白笑曰。妖夢不足憑。特將軍心有所思。幻成是境耳。行見天下一統。曹公安然脫險矣。孚威始爲意釋。

(二)遷地爲良

孚威居雞公山者有頃。鬱鬱無聊。頗興髀肉復生之感。秘書長楊雲史知其意。乃適曰。是山隔絕塵寰。境殊清寂。乃隱士卜居之地。非所宜於將軍也。吾觀將軍居此。意殊抑抑。其以遷地爲良乎。孚威喟然曰。余亦欲他往耳。特不知何適而可。因循至今。先生其爲余策之。楊雲史曰。然則岳陽可。岳陽者。乃洞庭湖之

入口。爲湖南全省之門戶。風景既佳。形勢復勝。而又將軍舊游之地也。將軍居之。必能左宜右有。至愜心懷。且天下一旦有事。將軍果欲起而響應。與諸雄一競短長。則爲將軍計。更以居此爲得耳。孚威曰。善。吾嘗從先生之言。遂離鷄公山。乘決川艦而至岳陽。泊焉。岳陽之官紳聞之。紛紛登艦謁見。表示歡迎。復有某君進曰。余儕輩將軍之來。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今者將軍果命駕前來。斯實余儕之大幸。已爲將軍設行署於馬巷葛應龍司令宅矣。將軍幸毋固辭。孚威頷首應曰。諾。余將安居於此。與諸君晨夕盤桓。久久而不他往。衆乃歡欣辭去。孚威卽日遷入新居。其德配張夫人從焉。自後孚威每晨六時卽起。餐後小憩。卽登決川艦。乃在艦中料理公務。爲狀至形栗碌。蓋不啻以決川艦爲其衙署也。迨夫入暮。始行返廬。夕中孚威輒閉目打坐。作老僧之入定。頃之。自言道功已較前日進。能在腦中感覺特殊之狀矣。惟其狀如何。孚威初秘不肯言耳。有時公事稍閒。在艦偶爾得假。則畫竹作字。用以自遣。惟詩興已大減。不似前此之濃矣。凡此皆孚威在岳時之狀況。一代英雄。遽爾下野閒居。其生活之變化。固應如是者。足有紀錄之價值也。

(四) 詩中有畫

楊雲史者。爲孚威之秘書長。工吟詠。對於楡關一段。內部遽起變化。彌爲感憤。乃作楡關誌痛五律十章。

以誌其事。頗極沉痛之致。王摩詰詩中有畫。其此之謂矣。既成。以呈孚威。孚威循而讀之曰。

六合軍需動。安危仗令公。長驅二十萬。鼓角下遼東。不以兵車力。何由旌席功。執鞭吾所願。長揖事英
連營七百里。一夜下遼陽。鴻雁來明月。關山入大荒。用兵非得已。決策莫能當。指顧諸軍合。轅門馬萬行。
吹角平原裏。青天萬馬鳴。關山秋月白。刁斗滿長城。豈不念妻子。其如輕死生。夕烽看未了。浩蕩意難平。
兵車接昏曉。飛挽動幽州。一雁下秋寒。千人登戍樓。連檣天盡處。萬幕月當頭。風定旌旗肅。山寒水急流。
再見金牌恨。中原盡失聲。前軍當勁敵。大盜劫神京。舉國今無主。何年見太平。班師萬家哭。功敗更成名。
禪讓輕天下。謳歌報德殊。不聞傳舜禹。猶紀滅唐虞。盜玉書陽虎。誅心有董狐。編年斷甲子。流恨滿寰區。
海角孤軍寄。男兒涕淚中。天乎非戰罪。行矣豈途窮。患難威逾重。艱危氣更雄。國人皆欲殺。豎子敗全功。
繞樹飛三匝。崎嶇江海連。家山大末路。風雪夜行船。部曲中原盛。聲名絕域傳。虎牢天下壯。笳鼓洛陽邊。
大難崇朝發。奇功一簣看。四民齊下淚。異族欲衝冠。忠信行無敵。春秋義不寬。奸雄羞與伍。豎子胆應寒。
清剛岳忠武。繼起世人驚。當代稱師表。同舟忌盛名。一身憂國淚。萬口辨奸聲。大任先勞苦。天將降治平。
讀既畢。孚威作苦笑曰。此詩標曰榆關誌痛。然則亦知此役中之最痛者爲何人乎。楊乃墮目相視不能
答。孚威則握拳透爪。遙望天末。爲狀至怒。

(五) 卽席揮毫

一日薄暮。孚威在艦治公已畢。乃登甲板。憑欄閒眺。悠然自得。適楊雲史趨而過其側。孚威呼止之曰。楊先生。其來此。楊乃至鐵欄前。與之並肩同觀。孚威曰。如此江山。如此風景。余將終老此鄉矣。楊正色曰。將軍毋作是言。將軍一身繫天下之安危。卽當爲蒼生再出耳。寧能貪隱居之美名。而甘自放逸哉。孚威乃改容謝過。曰。微先生。余之志趣將日趨卑劣矣。當呼酒至以酬先生。已而酒至。卽於甲板上設小宴。併召幕友數人至。相將入座。酒酣。孚威伸紙濡筆。興殊不淺。蓋孚威素善書。惟非興至之時。則不輕易落筆。一代英雄。其墨寶固彌可貴。自與市上粥書者。未可同日而語耳。於時。楊乃從容進紙。求孚威一揮。孚威詢曰。爲君書耶。楊答曰。然。孚威又曰。善。然則爲君書耳。言次。略事思索。卽奮腕疾書一聯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學聖賢克己功夫。」卽以畀楊。楊得之。喜甚。稱謝不已。而孚威興猶未闌。復從容語楊曰。先生他日非嘗丐余畫扇乎。余當乘此興會淋漓之時。一了此宿諾。言已。卽呼從者取扇至。潑墨成畫。頃刻立成。則所繪兩扇。均爲墨竹也。復援筆題其上。一曰。「君子虛心。」一曰。「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霄時總虛心。」自後。楊對此墨寶。珍之彌至。輒語人曰。此希世之珍也。足以傳我後人矣。

(六) 佳賓雲集

孚威既退居岳陽。在表面視之。已爲退閒之身矣。實則不然。其潛勢力。固仍布滿於國中。且仍隱隱爲直系之首領。未失其控制之力。此狀固盡人皆知之。故各方遣來之代表。乃多如過江之鯽。其直系本系無論矣。卽如素有仇隙之奉系。積不相能之國民軍系。以及黨權中樞之執政府。亦均有代表派至。存問餽贈。陸續不絕。於是岳陽城中之各逆旅。爲之擁擠不開。大有在坑滿坑。在谷滿谷之勢。以視開府洛陽時。初無多讓。孚威見之。則笑語左右曰。是皆燒冷灶者。雖然。何今日喜燒冷灶者之多耶。左右有善詞令者。則從容對曰。灶固非冷。特積薪方加。氣尚未洩。故驟視之似冷耳。實則已有一發卽燎之勢。轉瞬間。熱氣薰蒸。卽將騰鍋而上矣。且所謂冷灶者。祇一二人燒之耳。今天下人皆燒此灶矣。尙得謂之冷灶乎。孚威聞言。亦爲之莞爾一笑。似嘉其善屬詞者。第仍正色言曰。今不論燒此灶者爲一二人。抑爲多數人。灶之爲灶。固自若耳。甯有絲毫變動哉。此言一出。左右咸爲心折。謂孚威誠不失英雄本色。吐詞屬語。自不同流俗耳。頃之。左右復有向孚威進言者。謂人旣以代表來。我亦當以代表往。其於導盟報聘之禮。庶幾有合。孚威笑曰。是常待之他日。若今日者。余方閒居休養。又安用是禮爲。惟人旣向余表示親善。輒以使至。則余亦所不禁。殊未忍以閉門羹餉之耳。用是四方之使雖雲集。而孚威報聘之使。初未一遣。輒裁。曾派某人至何處。至何處者。蓋非信史也。

(七)春滿華堂

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孚威之馬巷行署中。戶懸盛綵。門樹國旗。頗極熱鬧之致。則衆方爲孚威之德配張夫人。慶祝四十初度焉。是日。百戲雜陳。代表雲集。極一時之盛事。夫以一退閒下野之將軍。而猶有此威風。足徵孚威之潛勢力仍在也。先一日。即有人前往祝嘏。卽世之所謂暖壽者。張夫人率子答禮如儀。追次日。孚威亦親出接應賓客。精神殊爲奕奕。直至午後。禮堂中。始不見孚威夫婦之足跡。則往來酬應。彌云倦矣。故在室中小憩耳。入晚。開宴。有二十師派來之軍樂隊。復有在地商會所送之舊式鼓樂一班。舊樂新聲。和成一片。聆之別饒奇趣。亦大足怡此嘉賓也。席爲西餐。乃漢口之一江香番餐館承辦者。初共備三千客。後祇用去半數。則有賓客多人。已在開席之前。興辭而去矣。八時許。鑼鼓喧天。堂戲開宴。孚威亦欣然臨觀。興至不淺。併邀在座來賓。各點一戲。孚威亦自點反昭關一齣。而岳陽張護軍使所點者。則爲劈三關。鄂省代表羅君所點者。則爲界牌關。來賓見之。不禁啞然失笑。私謂今日之關劫何多。大有過了一關又一關之概矣。特以暗諷目下之政府耶。至張夫人所點者。爲東吳招親。張護軍使夫人所點者。爲游龍戲鳳。滑稽者流。乃謂張夫人之戲。實對孚威表示閨令之尊嚴。張護軍使夫人之戲。乃調侃其夫爲一軍爺也。此雖爲一時戲謔之詞。然足爲此次祝壽聲中之一佳話矣。

(八)蓬萊三傑

孚威平生所最服膺者。厥爲關壯繆與岳武穆。其次則爲明之戚繼光與宋慶。戚與宋。皆爲山東之蓬萊縣人。與孚威爲同鄉。而以孚威之爲人及勳業而言。固可步武後塵焉。岳陽亦有戚繼光祠。孚威既至是邦。特往祭之。爲典殊隆。復將祠宇修葺一新。所以表示嚮往之忱也。又上匾聯各一匾。曰「吾將私淑」。聯曰「雪國恥在四百年前。公不愧曰武」。一觀兵法於十三篇後。我曾讀其書」。聞此匾與聯。皆出自秘書長楊雲史之手筆。蓋孚威以爲茲事體大。舍楊莫辦。初不敢出之輕易耳。後聯第十字。本作「能」。孚威書時。乃易作「曾」字。楊尙侍於側。見之笑曰。將軍洵留心極矣。即此一字之間。可仰見將軍之謙德焉。隨又爲宋慶上一匾。曰「接軫南塘」。惟無聯。孚威之部下。又以戚宋與孚威皆爲蓬萊人。因私號之曰蓬萊三傑。及爲孚威所聞。則笑曰。余何人。何敢望二賢。今聞是稱。徒令余懷慙無地耳。

(九)赫然斯怒

孚威性至剛強。怒發時。鬚色盡青。兩目炯炯作光。其威至不可測。而犯之者。非嬰極誅。卽服上刑。輒無倖免之理。一日者。楊雲史步入孚威治公室。欲有所白。則見孚威危坐室中。怒不可遏。知必又有大事發生。所以撓之怒發者矣。不敢遽詢。輒悚然而退。私詢之人。則謂稽查處頃拿獲招搖撞騙者四人。有捏造委

員任狀擅發。給人情事。孚威聞之。以與司令部之名譽有關。故十分盛怒。已命繫之來轅。將處以槍斃之罪。乃復詢此四人者。果爲何許人。則曰。此四人者。二爲下級軍官。二爲劣紳某某。蓋在當地。皆有一部份勢力者也。楊乃駭然曰。帥座乃欲槍斃某某二人耶。是奚可者。言已。卽舍去。其人不顧。倉皇奔入孚威之室。抗聲言曰。此四人雖不法。薄懲之亦足矣。將軍奚爲欲處之以死刑。孚威亦厲聲曰。是四人亂我法。故我欲以軍法從事耳。我意已決。先生幸毋爲作說客。楊仍不爲稍屈曰。我來非作說客。特爲將軍計耳。孚威詫曰。先生此來。乃爲我計耶。願聞其詳。楊曰。然則試問將軍。將軍尙欲恢復舊日之勢力乎。果爾者。則請勿殺此四人。孚威曰。是言何謂。楊曰。此四人者。中有二人。固湘紳耳。今將軍方寄跡於湘。殺之。且失湘人之望。奚論天下。有大志者。甯如是乎。此余所以勸將軍毋殺此四人也。若此四人。非因此節。殺之。且有餘辜。余固初無所恤耳。孚威至是。始恍然大悟曰。余知過矣。敢不從先生之教。卽命出四人於罪。人多服孚威之能從善如流。

(十) 慰子憂思

一日。孚威方在室中。栗碌治理公事。楊雲史忽面帶愁容而入。孚威詢之。則曰。吾妻徐霞客逝矣。孚威驚曰。尊夫人遽仙逝耶。哀哉。楊先生。竟兩度遭悼亡之痛矣。楊曰。余前妻娶於合肥李氏。爲文忠公之長孫。

女逝後。迨有子女六人。霞客來撫之。有如己出。鄉黨咸稱其賢。不特余心感已也。不圖今又舍我而去。將軍試爲余思之。此後尙復有生人之趣耶。孚威亟慰之曰。先生毋然。死者已矣。先生幸勉抑悲思。姑移伉儷之情以愛國。則尊夫人在泉下亦當瞑目矣。楊乃稱謝而出。旋孚威復親書匾額以贈之。題曰「繼母模範」。復輓一聯曰「賢妻賢母人無間言。怪底多情傷奉倩。」「知廢知興。深明大義。可憐患難伴相如。」一旦懸之靈右。其在楊氏足增光寵矣。楊亦自輓一聯曰「扶病伴艱難。纏綿百日。載骨以歸。我悔詩迎黃歇浦。」「出亡淹歲月。戎馬餘生。斷腸何處。從今夢繞岳陽樓。」蓋夫人亦工吟詠。與楊倡和甚得。是歲暮春。始迎之至岳陽。故聯中云云。宜其哀悼異常。情見乎詞也。旋東南義師起。孚威起就十四省討逆聯軍總司令之職。楊亦追隨赴鄂。帷幄運籌。殊勦克建。知必有所以慰夫人者矣。